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忠肅集卷十

宋 劉摯 撰

序

荆南府圖序

江陵府于禹貢為荆州于分野為鶉首于辰為巳于春秋屬楚為郢都文王自丹陽徙之于秦為昭王所拔徙置南郡于漢為荆州武帝置刺史治于此于魏其地為

吳蜀所分而荆州之名南北兩立魏治南陽吳治江陵晉以荆州治南郡梁湘東王繹承號建都尋為元魏所陷隋大業為南郡唐平蕭銑為荆乾元元年置節度使上元中為南都天復中以高季興為留後梁祖授以節鉞尋通吳蜀築城壘為僭竊計後唐莊宗封南平王季興卒子從誨嗣誨卒傳子保融融卒傳弟保勗勗傳融子繼沖五世通五十七年而皇朝一天下建隆四年沖納土趨覲闕下移鎮徐州府境東西五百五十里南北

七百五十里領江陵公安監利建寧石首松滋枝江潛江八縣主客戶總五萬四千夏秋賦租通四十二萬三千貫斤石束匹兩府縣官六十四員牙吏若干屯兵三十五指揮外城周十八里二百一十六步濠深一丈二尺闊二十五丈子城周四里三百一十五步倉庫場務內外五十八左右廂八坊巷五十四橋梁內外六十六江湖四十七祠廟七十一宮觀二十七寺院五百五十漢地志曰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民食魚稻以漁獵

山水為業隋志稱荆人勁悍决烈蓋天性也然地據上流故三國爭之而民苦于兵自唐至德以後中原多故鄧襄之民與兩都衣冠多趨荆楚故人物始盛乾符以來遂為戰巢高氏于兵火瘡痍之餘招徠撫集數十年間逮為王民歷太平者又逾百年教化涵養安佚而富庶凡浮江下于黔蜀與夫陸驛自二廣湖湘以往來京師者此為咽喉又兩蜀之人出而宦游者多家于此是以今最盛為西南一都會其游觀獨龍山渚宫號稱勝

地民間不務畜聚不幸小遇乾溢往往轉徙而瘠其人尚鬼病者先巫後藥其亦習俗所安歟暇日繪府為圖因題其概治平甲辰觀察推官劉某序

文瑩師集序

文瑩喜讀書才思清拔博知世故久以詩聞于人而不知其始何為落于方袍中也夫萬物受材分于天者必皆有職若瑩者失其職矣予以嘉祐三年識瑩于荆州後八年治平之丙午也予入荆州幕而瑩亦在旣別去

又三年熙寧之壬子予南竄復遇于長沙是歲遂訪予于衡陽蓋相與周旋二十年之間其詩每見而每精嗟夫甞老矣以其平生之所學與其高明之才旣皆無所用于世而一揩于詩宜其所得如此豈所謂詩待窮而後工者歟雖然其辭氣象巧尤不覺其為窮人老夫之所作是可喜也自翰林鄭毅夫為其集敘而其後至于訪余也又出若干篇以為後集曰為我題之而其作猶未已也昔滄浪蘇子美甞稱其作曰篇篇清雄有古作

者氣態而鄭公之叙曰不類浮屠師所作以為往往似
杜紫微二公之言如此為天下取信余尚何辭哉獨書
其所以與之離合之故致余意焉癸丑夏五月題

雜著

興龍節疏

律旋大呂氣應二陽聖運超期適契千年之命梵筵申
頌庶憑諸佛之慈恭惟皇帝陛下合德乾坤紹休祖考
聖孝能饗昭格三靈之歡璣衡當天光符七政之敘會

開祥于虹渚度修會于祇園旅集淨徒繹宣密義憑大覺能仁之果效華封獻祝之心伏願衆聖儲休諸天融祉明堂之受神筴長佑寶圖天保之歌南山永綏壽歷

壽聖節疏

元春首祚靈月生明天地開陽肇發流虹之命聖祥膺運光符繞電之期紀是慶辰著為甲令書文所底動植交歡躬詣祇園前陳梵席香花惟潔鐘唄以時演龍藏之祕言極人天之幽贊庶憑妙果恭協聖期伏願睿算

無疆常保天行之健炎符煒燿更同地久之昌

坤成節疏

歲德在金長躔逾望篤生元聖符五鹿之開祥尊御東朝協千秋之紀節湛恩下逮歡頌舉同爰集祕章恭陳告祝伏願太皇太后陛下憑無邊之力建不拔之基益隆文母之尊永毓聖孫之養德無前比非徒嗣太任之音治與古侔庶幾享三皇之壽

春賽諸廟文

諸侯祭其境内古之制也惟神以聰明正直庇佑一方所謂有功于民而應禮之祀春陽仲序歳事有祈祗承舊章以承貺施

秋賽文

稼穡之事民力固勤乃此有成實神之賜春祈秋報祭有舊章粢醴潔豐敬用昭告

滑洲祀神文

國家以正月某甲子推恩四方凡載祀典俾所在致禮

焉惟神降依此方應是詔享粢盛牢醴旣潔旣豐庶幾
欽承降福王室尚有報祀神惟歆哉

祀諸廟文

惟神盛德在人休功及物並應典祀廟食此邦國家寅
天愛民霈宥區宇俾秩時祀奉承靈休謹以詔書從事
肆儀備物伏惟尚饗

荆州祈雨文

荆州田品居下而人不務畜聚使常得善歲猶汲汲不

能裕公私之充矧天不雨至于五月陂澤磽赤一種未入比者穀價已翔民駭然以相顧守土者惕然自省以為憂心雖憂之而雨不可以力致也雨神之所能為也今油然屢雲而膏乜不施或者重其德待其有請而後與之耶豈特民一歲之望至于為牲牢粢酒所以承事于神者亦有繄焉

應詔祈雨文

謹以清酌之奠奉宣天子之意而致之于高山聖賢之

神曰京師畿輔天下根本乃去年冬迨今暮春不雨不雪民心焦然天子仁聖咨顧憫惻並走羣望日徯罔應尚念神之主山川者有山川之守食其境内者有境内之責疑其有此分職而不可以奪之故又詔天下求神之未秩于祀典出處可以自得靈施休應民所依信如人抱道德畜膏澤不在其位需時見求然後一紓非常之功以為國家補者俾以禮祀之令府吏民于是咸以神為言若夫驅移風雲飄忽變化朝夕萬里而轉災為

祥此神之所以不測而震靈秉會以赴功之時也

謝雨文

比以旱熯為災有禱靈宇曾未終日神意顧歆油然興雲霈然霆雨苗將槁而茂遂物既瘁而昭蘇敢言克誠能速休應實神之德相佑斯民謹涓剛辰躬具菲禮有祈有報祭之義也惟尚終始以厎有年

祈雨文

年穀既粒爲孽未殄實由秋陽沴氣之所容養也又八

月藝麥之候而行澤失時如炎如焚民駭相顧惟神食于此土不能聽其吁嗟為興雲雨灑濯之則吏與民敢怠昭事之報

青州祈雨文

維青丘帶山為地氣深土渴藝植之事天澤是賴者視他方為亟歲春將窮而時雨未霈宿麥既苗將阸其長盛陽驕燥疾沴且興守土之吏不能率衆戚以籲于神吏則失職惟神操縱陰陽用贊化育降食此土休戚與

同若乃時其雨暘相厥歲事則神之職又何失歟

建壇祈雨文

旱暵為災至于此極羣祀徧走膏澤尚屯今將求龍啓壇此地惟神矜惻農事鑒此至誠毋或陁龍不俾顧享苟獲多應神預有功

請龍神文

伏以元陽之沴粤自仲夏至于九月歲旱不免而此太甚夙夜以懼咎不勝執謹稽用古法以詔書從事繪圖

靈象封牲奠酒祇伏壇次傾吐至誠蓋行天召雲飄忽變化一振甘潤以捄焦灼此龍之一戲足以不勞而神者其幸賜之敢忘昭報

祈晴文二首

春夏旱乾歲已無麥民恃為命惟指有秋稼穀芃芃度越常歲迺復淫雨將害其成率籲羣吏潔誠有請神食此土可無意乎

曰雨曰暘萬物之命苟不適節沴其生成今澤氣乘春

淫雨降雪害我穡事以及粢盛養民事神一歲何賴率

呼衆感乞靈于神

謝晴文二首

厲以雨溢害于農功卽神以祈蒙被靈應天清日潤陰

闢陽舒揫斂順成物得其性耘耔播種人遂厥功惟神

之庇佑此邦而受是守土者其德可謂終始厚矣敢忘

恭報以侈神休

比以春霖爲害並走靈祠神意顧歆闢除陰沴陽功紓

發日以烜之粒我來牟以及禾麥深惟長民守土何力其間猶能以粢酒牲牢仰答神貺有祈有報祭之義也

祈雪文二首

惟州之土壤白墳廣瀉水泉易消今歲日窮矣潤澤不至風霾晝冥積燥所乘濫炎屢起守土者惟夕惕負咎然歲惡民病祭祀不能修則神亦將預受其辱敢固有請惟轉禍為福呼吸致功神實能之亦惟時哉

方冬盛陰用事而寒氣不至時雪不降宿麥在野既無

潤澤之養春氣相乘將有疾癘之變長人守土惕然憂心心既憂傷何所致力念民休戚惟神是賴爰走靈宇瀝懇有祈羣心嗷嗷日徯嘉應

祭土牛文

粤若自古為國事莫重于農耕有功于民禮具存于祀典土膏奮動天駟南躔爰攷舊章用祈純嘏惟神祐此耘耔屏其札瘥俾迓有年之祥以永事神之報

忠肅集卷十一

宋 劉摯 撰

神道碑

畢文簡神道碑

故丞相文簡畢公旣以景德三年葬鄭州管城馬亭盧村之原而隧道之碑未果立後八十餘年公諸曾孫從周仲達等乃相與經治紀刻而使仲游抵書敘其故以

銘見屬某視公之時良已遠然攷其事蹟有門生故吏之狀幽宮之銘太常有議國史有傳家有譜集又雜見于他書傳記與夫章章在士大夫者類非一事參驗可信皆合不誣于是獨掇大要而論次之惟畢氏出于姬姓周文王之子高封國于畢後以為氏後漢兖州别駕諶之五世孫曰衆慶為宋兖州中正又五世曰憬仕唐至許州刺史憬二子構為户部尚書謚景公栩為鄴王府司馬栩曾孫諴相懿宗構五世孫稹為振武天德營

田判官稹生宗昱是為公之曾王父為代州雲中令王父球本州别駕考乂琳澶州觀城令及公貴褒贈雲中而下三世為太子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吳氏鄧國祖妣史氏韓國妣樂氏代國祝氏鄭國並太夫人上世始居雲中太師既終祝夫人謂公曰學必求良師友乃相與如宋又如鄭得楊丕劉錫楊璞使公與遊而卜居焉今為鄭州人公諱士安字仁叟以學行為名進士乾德四年王晉公祐知貢舉第公甲科辟邠寧募府開

寳三年為濟州推官太祖皇帝召對廷授兖州管内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改太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入朝選知台州旣至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且州縣文書具在願一用舊籍以示恵澤詔從之明年以治最遷太子右賛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歸朝為監察御史知乾州以便親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熈中諸王出閤召為左拾遺兾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蕃錫

遷尚書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淳化二年召為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畢某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遂為學士于時宋興四十年中外幾平文學政事言語侍從之臣輻輳朝廷至論德行則常以公為稱首明年知貢舉轉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皇帝以壽王尹開封也召充府判官為皇太子以兼

右庶子遷給事中及帝踐阼即日拜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以嚴正稱凡宫府常從授庭職而補外任者必遣至公所受戒飭時近臣有怙勢為不法强買民家定昏子者公請對白其横奪還之而公亦以禮部侍郎罷府還為翰林學士兼祕書監時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多常納用于是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公頓首辭謝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

特今曰然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誰其可公復頓首謝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狥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正若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

上既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警二公始合議請帝幸澶淵時景德元年九月也契丹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分掠威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為官軍所卻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帝坐便殿問策安出公與寇公條所以禦備狀且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寇公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公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為敵人奏議請和大臣莫敢如何其事獨公以為可信乃賛

帝嘗羈縻不絕漸許其成帝謂契丹凶悍如此恐不可保公曰臣嘗得降人言今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帝喜乃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閔閔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公亟同寇公請對力陳其故堅定前計帝乃幸澶淵軍數十萬契丹大震然猖狂乘衆猶掠德清至澶淵北鄙會官軍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而曹利用使

還亦具得要領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計遂定嗚呼朝廷惟無大事也事一動利害繫其中而人蔽所見甲曰如此乙曰如彼方是時非沈幾達識以定其是真忠大器以任其決一反乎為全軀保妻子計則成敗之機亦曰殆哉觀景德之事所以威靈抗于上和好成于下者公本精于策畫排紛決疑力引寇公故也初帝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公適臥疾移書寇公曰屢請昇疾

從行而手詔固不許今大計已定惟在君勉之某將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及從還兵罷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明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境得外牛馬類者悉還之以示信遂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如榷酤毋得增額平反已決死罪録為勞訟不干已者坐

以重至今不易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每對必為帝言崇儉息民近忠直遠諛佞是為政要故未幾天下無事號為至治公素羸多疾嵗中求去位章至七八皆不許二年十月十二日將朝至崇政殿廬得疾詔問絡繹帝不俟輦步至公所敕太醫及近侍隨獲肩輿還第而薨年六十八帝即日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發哀以皇城使愛州刺史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大鴻臚持節護葬謚曰文簡公

資端重偉儀觀少以名節自厲貫于夷險白首不易平生無一語過差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常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而其亡也帝謂寇公曰畢某君子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晚年益觀書所藏經史字皆方寸手自讐正其文章典雅以古為法集為三十卷平生慎交遊無黨援惟王晉公呂公端見引重王文正公寇萊公楊文公億相友善王翰林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公既引寇公同政而寇公

守正疾惡小人多不便日思所以傾之者布衣申宗古告其交通安王元傑寇公惶恐莫知所自明公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寇公乃安禹偁濟州白屋子嘗以事至公官舍陰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誨育奬進學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公前及公繼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也公去潞州州事連禹偁亦謫黄州公猶厚賚其行人稱公知人為有終始者後王文正公為相嘗面奏曰昔下前稱畢某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

感歎仕至輔相而四載無田園居第没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有貸于臣家者其清可見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恩上非臣敢為私惠時也帝聞嘆息賜白金五千兩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二子曰世長公薨時為太子中舍終于衛尉卿曰慶長時為大理寺丞終于太府卿孫九人從善光禄寺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藺惠州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

官從盐太常寺太祝並亡從周今為朝散郎知洋州曾
孫仲達而下若干人官多至郎大夫入文館省寺或出
為郡守使者世以為盛公以雅望耆德被遇三聖出入
禁省莊靖慎密及在大位知賢能薦謀慮國事惟幾惟
深輔政雖纔逾年而克有勲烈中外乂安郡國豐登刑
罰衰減忠清之德有始有卒天下至今稱為名相銘曰
真宗允文攷慎相臣孰以德進畢公其人帝曰畢公文
考之錫尹正于京予曰羽翼柬左闔右忠孝余廸景德

之始旌頭騰芒戎馬空國塵我北方東來相予賞罰紀
綱公拜稽首臣朽不勝有大忠義以茹斯征協于一德
引宮應商圖上吴蜀彼誰弗臧兩公諤諤篤言觀兵六
飛絶河于橋之陰威既遠加乃錫之平帝還曰洛釐我
庶治材鉅守方審政張弛惠經中國底定四裔公在相
位時無幾何有事有勞有成可歌逝也胡亟帝慟而嗟
三師正令襚賻有加溱洧之右既葬既久立碑墓旁龜
趺螭首鋪張清風以詒不朽孰究孰營公有孫曾清白

之祉百世之承

唐質肅神道碑

公諱介字子方姓唐氏惟唐氏世譜其始遠矣至漢初厲從高祖起豐為斥卯侯後十七世彬仕晉封上庸侯又二世輝為前涼臨江將軍始居晉昌稍分徙太原京兆北海北海之後瑾仕周開府儀同三司臨淄公臨為唐禮部尚書天寶之亂子孫又散去有為唐山令曰熊者居餘杭生子曰希顏天復中以明經為建威軍推官

是為公之高祖曾祖仁恭為吳越鹽鐵巡官尚書水部員外郎祖渭仕皇朝至尚書職方郎中始自餘杭家江陵遂為江陵人考拱左班殿直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追封妣盛氏英國太夫人祖太子太傅妣夏氏嘉國太夫人考太子太師妣兩崔氏崇國光國太夫人公十三歲丁太師喪于漳州家故貧州人賻之者泣謝不受侍母夫人護喪歸江陵養親終服無違于禮天聖八年第進士為鼎州武陵尉郡掾鞫獄實既決猥曰驗死不

明乃尉之罪私請曰驗罪輕鞫罪重公憐其言為受罰調岳州沅江令縣民龍氏上書訟分田不均坐不實徙以死其子陳冤更數令不得直公躬至田所按圖契是非立辨遂均其田州民李氏以高貲為上下所漁擾或者不厭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喜擊斷則逮繫其家百口極獄之慘情不得奏公治有能名專屬之公攷閱實非殺人者守又奏以為未盡詔殿中侍御史方偕移劾于澧州卒用公所具獄不能變以武康軍節度推官知婺

州奉節縣寶元二年轉運使應詔舉充三路知縣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鄭州任邱縣縣當信使驛往返誅索繁急其下因緣為奸利異時俛首趣事莫敢有辨公為作區畫預居其物每使至親坐驛門給之一以法令從事應復還而毀失者移文取其償故過者皆戢上下便之塘水歲浸邑田十一村而塘實中人主之州縣畏其勢無以拒公募民自高陽起堤亘鄚十餘里蔽之其患遂息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知相州安陽縣事改祕書

丞皇祐初河決其所監司舉公通判德州二年改太常博士徙通判廣信軍未至召為監察御史裏行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宗室請買官地公言可予則賜之不可者勿聽而使輸直非也內侍督作龍鳳車于睿聖院公言此太宗神御所在為後宮輿服故嗟黷其中又車飾金玉過制皆非是詔罷之張堯佐以恩澤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公言不可因引唐天寶所以致禍敗者既累疏乃與諫官等七人極論殿

上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將廷議卒奪其景靈宣徽
兩使明年賜五品服未幾堯佐復爲宣徽使知河陽或
謂補外不足論公曰宣徽次二府不分內外獨力爭之
仁宗皇帝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言是當責執政退請
全臺對不許自請罪又不許章十數上遂劾宰相附會
堯佐諫官朋比事及宮掖因請采公議別擇用大臣其
言堅直帝亟召二府示以疏公面質宰相曰自惟有是
事乎君前禮毋得隱者樞密副使麾公下殿猶爭益切

遂貶舂州别駕明日改英州遣内侍隨之制出人情驚愕于是敕朝堂告諭百官又明日罷宰相黜諫官公怡然南去絶口不為人道當此之時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慕聳然有立志往往作為文章以頌詠其美自是言事官以畏嘿為恥而大臣亦知所鑒戒云四年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稅稍復祕書丞又復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五年復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遣中使齎告身就賜乘驛

赴朝蓋皆異禮也入見帝曰知卿守節謫官以來無私書至公卿間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故假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至和元年知揚州辭日帝復諭曰卿孤立不移所守今雖在外無忘規補賜服三品俄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嘉祐元年侍御史吳中復請還官言路時潞國文公再當國亦言唐某頃爲御史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如中復言召之遷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戎人侵耕河西經畧使令築堡限

之麟州守將輕出按視賊奄至與戰而沒朝廷罷易帥臣公攝事郎絕其互市盛兵境上戎人懼乃來請議事平多如公策三年徙淮南江浙荆湖都大制置發運使入為三司度支副使四年以本官拜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帝自至和後御朝淵嘿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治願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如孫沔呂溱傪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論宮禁干丐恩澤其命不由中

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宫宂數罷
祈禳齋醮之不經者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凌擾郡縣可
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天下配軍至死無救與古律意異
宜令有司差其重輕有所縱遣仍著為法又言士節不
立願委大臣進敦朴忠厚之士稍抑聚斂文法吏以銷
刻薄浮競之風國朝祖陵在保州自楊懷敏廣塘水稍
稍侵近議賜錢改卜公言遷久安之神以其地與水非
尊祖之道兖國公主夜開皇城門入禁中請重責守者

以嚴宫省是年充北朝生辰國信使五年轉禮部郎中
權發開封府事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自去官號
不出宰相亦待罪公與諫官御史連請辨其曲直于是
罷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荆南而門下封還制書
謂公不宜處外乃留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與内
侍通姻不可大任屢疏卒罷之而公亦去知洪州翰林
學士胡宿等七人上書懇留不報七年拜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都轉運使明年英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除

樞密直學士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首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樂利惟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為善繼四海蒙福矣帝重其語公前後三在言職名鯁切無所回忌明年拜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畧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事初代州岢嵐軍西夏數擾邊公遣兵撤其所築境上堡柵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遂不復敢動其後寇大順城環慶路帥移檄出兵牽制公曰守邊之策莫如自

重槖何以小侵故使鄰道勞費非至計也以事工聞詔以諭西帥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于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四年神宗皇帝即位遷給事中召拜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僦直公以謂京師犾于恩不喜擾唐税間架可以為鑒恐所得不當所損奏卒罷之請出汴河運船于江湖轉東南之粟中外為便熙寧元年正月拜參知政事公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

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復再三終不屈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柔二年三月告疾帝遣高醫相屬内侍入問狀驛召其子淑問于復州歸侍四月帝幸其第臨問出涕久之某日薨于寢車駕臨奠哭之慟明日遣中使以禁中舊所畫公像付其家傳之輟視朝二日賻卹有加贈禮部尚

書官其子孫及外姓通九人喪歸所過治道發卒護送太常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謚曰質肅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江陵府江陵縣龍山鄉太師之塋次公端勁之質出于天資立朝風格凜然遇事立斷初無留思而邃于學問待人恂恂有禮自奉簡約未嘗問事有無將終屬其子以修身持門戶而已輔政裁逾年年止六十不得究施其志此天下所以歎恨也有文集若干卷奏議二十卷邊防利害五卷娶楊氏諫議大夫生之宗

女詁封魏郡夫人子五男淑問朝奉大夫嘗為御史有直聲能世其家風義問某官待問早亡嘉問宣義郎之問承事郎二女長適寶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謝景温次承議郎王某孫十七人今上元祐八年將建碑墓上來請文乃論次其實而系之以銘曰

謇謇唐公媢于三宗好是正直有言有庸公之于言剛不遠義伏奏殿𢭏面劾大吏引而質之在列汗愧不貶不明瘴荒萬里人于禍福有擇而言則迎則嘿久酣為

安虩然大聲震彼惛惛皇思其忠士慶其返乃踐中外乃都休顯公長憲府人無邪譸公總財省民飽而衮乃登輔弼彌論政猷祖宗典則惟帝之求國惟其仁毋變以利物惟其常毋鑿以智有或出此予曷敢同以劘以守惟理予從斯道之恃隱然在公天畀公厚胡缺者壽帝咨不憖士民永疚龍山之藏有銘詔之神隧之表次詩在碑百世無斁正直之思

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郭公墓誌銘

郭公諱申錫字延之太名人天聖八年以進士起家釋褐瀛州河間縣主簿丁父喪服除調蘇州長洲主簿以親嫌易常州晉陵尉邑民告賊殺其弟公案之其哭不哀而色懼械付獄果自殺之民夸為神明移永寧軍博野縣令用薦者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深州東鹿縣通判雄州會河決商胡故相賈魏公薦知博州埶溺之後歳饑盜起獲繫填獄公曰良民失職至此請以輕典從

事詔許之因招集拊循流亡來歸妖人王則反貝州調發佐軍為諸郡最璽書襃諭賊平民猶以習妖告許公謂汙俗未革爾多從末減有卒戍謀亂取其首惡刑之餘置不問仁宗閱奏謂大臣曰小官行事能若此嘉歎久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御史臺推官嘗數上疏論事大臣或不便之會慶州有滯獄遣公就鞫旣還復以非職而言戒敕之由是顯名盜發濮州張郭鎮執通判井淵以公知濮州賜五品服至未逾月滅賊徒遂州未

行召為侍御史會靈容議復作公上疏曰古者兆四望于四郊山川丘陵各因其方坎壇而無位貌今裒方嶽之神廟食京師非典禮殆天廢之宜勿復未幾充言事御史儂智高寇廣南帥臣欲藉兵交趾公言小醜竊發不時盪撲更不須啟四夷輕中國心不可聽遷刑部知雜事判大理寺吏部流内銓貴妃張氏薨贈后議禮如嫡公言位號尊卑死猶生也不容僭瀆請下議者去其非禮由是多所裁正論狄青除樞密副使賜第宫二子

恩過優曹彬平江南無此賞且智高尚在邊境未寧宜慎賞以勵有功宰相妾張氏殺其婢開封府鞫治闒畧公請移别獄上優大臣弗許爭不已因劾開封撓法宰相竟去位府官吏多罷者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以論斥時政求補外公曰二人名臣官在左右為重得俱見留至和中契丹欲遣泛使議事公言河朔財匱民困吏茍簡曠職軍旅不練甚非所以建威消萌上嘉之賜三品服明日命為河北體量安撫傳至部閱吏甚無狀者

黜數人事所廢置不一歸條備邊大務十餘章多見納

用拜三司鹽鐵副使遷右司充契丹國信使嘉祐二年

塞六塔河與河北轉運使李參典其事初皇祐中議開

六塔河使東行公言其非是後果不成東北被其患至

是議塞而參意異詔罷參公因疏參他過坐知濠州丁

母喪服除知滑州拜直史館知江寧府轉禮部郎中知

滄州英宗即位遷户部未幾復召為三司鹽鐵副使入

覲首言滄州北近邊東循海至青州殆千里無障塞之

阻節制之統謂宜以州建帥府分河之東六郡隸之為一路下其議識者是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今上郎位遷左司軍士賞賚或以不足欲貸之民公發封樁錢盐給之僚佐以文為言公言有責守臣任之省符至知公畫從河中府召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知滑州請祠兆京留司御史臺改左諫議大夫就判二年連請老遂拜給事中以待制致仕熙寧七年五月八日終于私第享年七十七累

陞朝散大夫勲柱國爵文水郡侯食邑一千二百戸公
資安和而內剛不茍自奮若有志于當世喜待士推轂
廉畯人不可干以私自奉平約雖貴顯不易其度守九
郡政明而下肅人不見其所以為者獄之隱微于談笑
間得之累官言路自以遭人主眷納遇事必盡言慮遠
而力彊無所回忌有大體嘉祐中霪雨詔求直言公言
陛下享國久皇嗣未立人望無所屬天下事寧復有大
于此者乎願推大公早于宗子有所擇以定國本一兩

沴未足以為憂上與論政有焦勞顧治意公曰股肱得其人則陛下處于無所為可也顧上以擇宰相為事上高其說嘗諭之曰人臣為小吏時多喜讐擊論事至稍用則緘默是資言以進爾朕所弗取若卿可謂終始不二者公頓首謝雅喜論兵嘗著邊鄙守禦策敘邊外山川風俗為詳种諤取綏州公以謂貪尺寸地使國隳大信邊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又請捐前故許其子襲爵以示懷柔嘗對上曰二寇賴歲賜金幣以為國數渝盟

非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塞不要功生事則無寇患矣即退休與賔客語及邊事慷慨喟歎忘其身之老也曾祖簡祖簪父悅贈工部尚書母李氏封仁壽縣太君娶李氏陳氏吳氏封江夏潁川濮陽郡君子三男仁約大理評事義方太常寺奉禮郎早世禮立守將作監主簿五女専州博平縣令賈行先陵州仁壽主簿李奎永州祁陽縣尉鞏固湖南轉運副使太常丞直集賢院蔡奕興國軍永興主簿宋文虎其壻也孫男三人

志經試將作監主簿秉德愼行女二人明年十一月二
日葬公于大名府元城縣孝義鄉感義里之先塋三夫
人祔銘曰
遠矣郭氏出周姬宗武封諸弟號叔有功地入于鄭至
于平王邑以陽曲繼絶存亡轉號曰郭後所以氏支微
派遷大家于魏煌煌代公相唐元勲惟文水侯實其後
人侯有志學善養而用惟精惟深罔擇弗中諫官御史
前無彊權善善惡惡皇惟其言謂仕不顯論思左右謂

志達乎澤未下究進退直道不辱其身有善有施在其子孫有思在民有譽在士玆謂不朽昭于千祀

忠肅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肅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李普

忠肅集卷十二

宋 劉摯 撰

墓誌銘

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陶公墓誌銘

公諱弼字商翁少孤慷慨有氣節儀幹偉然刻苦好學經傳無所不讀尤喜兵家書從諸生科舉不能投世俗所好去而安貧事母以經術教授鄉里若無意于世者

慶歷中莫猺諸唐冦略州縣提點刑獄楊略被詔督捕以禮奉幣致公幕下公喜幡然以起為畫謀畫俄率所募士破賊于桃油平以功補衡州司户參軍又破太平峒調桂州陽朔主簿皇祐中徙柳州司理參軍嵗饑多盜繫者滿獄公謂良民失職至此多以傅生議儂智高反詔略安撫復辟公參軍謀公自曲江下會諸將議救廣州賊既解圍而西公至太平埸會蔣偕軍覆于賊餘衆潰走山林公慮其與賊合亟以便宜取白旗數百大

書曰招安散遣入持徇悉收千餘人所在貸糧以食之送帥司略大喜以公為知權略還朝語人曰吾平賊湖外所得者一陶某而已用舉者移陽朔令為治有本用號循良勸民植木夾道以庇暑暍使者下其法他邑桂之靈渠水自秦開導下達江湖歲久堙廢不通公因攝興安抵書安撫使蕭固請加浚治轉給邊食可無勞民固不省後轉運使李師中用其言果大利熙寧安南之役移粟百萬實由此渠嘉祐初改大理寺丞監潭州糧

料院六年師中時為提點刑獄薦公知賓州未幾詔換崇儀副使以本路安撫都監知容州明年改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長沙縣張夫人太君年老乞歸養不許八年遂丁喪乞解官終服又不許治平元年英宗即位遷內藏庫副使明年拜崇儀使知邕州熙寧元年神宗即位轉六宅使招納訓利等六州蠻獠萬餘口撫定廣源會千餘衆之內附者加右騏驥使再任邕自經皇祐兵火守將數易百綱頹紊一以苟簡從事公至[illegible]者苴

補之窒者疏剔之磨以歲月遂爲治府左右江州峒五十餘酋率强虐漁利其下苦之公爲作約束曉以禍福違者一繩以法莫不帖然畏服歲滿以請知鼎州初熙寧初廣源賊酋劉紀請太平寨置和市使華夷貿易公測紀言蓋交人之謀將出入省地窺虛實屢卻不聽至是安撫司不深惟利害輒上其事公亟爲書數千言馳告于樞密院曰邕有土人十數類無他材幹造邊事爲市至右職猶賴諸守土者嘗斥遠之未嘗聽其言故疆

境幸按堵者凡七年令聞桂管戣紀奸謀實由此曹助成之決非所以安邊將産患無疑既而和市議行無幾何交人以劉彞沈起戰艦陣圖事為辭寇陷欽廉宜三州人服公精識六年朝廷遣察訪使處置南江諸蠻舉公知辰州且言公恬不上吏課者二十年特遷皇城使奉詔措置北江北江溪州彭師晏桀黠難制公用間使其黨為仇相攻師晏因以衆數千來降羈首領十有九人致闕下取其地建五城堡詔加忠州刺史王師問罪

安南以康州團練使知邕州于時邕人之不死于賊者往往逃匿山谷人情恟恟不敢進單騎先入左江峒民聞公再至欣然次第來歸乃籍丁壯得二萬七千分隸諸將凡大軍所謂蹋白開道及致輜重皆峒丁濟之方吡時元帥大兵壓賊境以公兵精銳忌專有功乃使之殿然軍中事舉以咨訪其禮遇之隆他將不敢輩也富良之役賊請降以款我師元帥召公計之公曰明公來時陛受聖算云何而棄垂成予元帥不之對然竟納降

諸將入賀公拂衣去坐帳中拊髀歎曰三州之民無辜屠死者數萬今舉士馬十萬衆則已在手而縱不取以遂賊使國威靈不暢三州冤不復洩一方之心有可痛無可賀者聲氣奮厲聞者感動師至寶遝既無前令中軍先一夜引去衆大擾相蹈藉賊夾對壘陰伺我隙公居後安坐下令休士遲明整衆按行賊不敢動元帥于是請城劉紀所棄廣源地為順州以藉口擇守者皆憚行乃以屬公公無難色未幾賊取我桄榔縣意圖廣源

然其民懷公恩信賊一動靜必以告公故每先事遏其萌賊終無能為者乃躬督板築上冒氛癘下涉榛莽撫士卒疾若恤其死亡閱歲順州之城成而公亦病矣猶日飭將校以守禦計詔加東上閤門使因辭之一夕大星隕于庭公曰吾死于職得其所矣無一語及其私遂卒實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四公資性莊重篤學能文尤長于詩年三十起從軍善御士與同甘苦得其死力處倉猝若無事守邊務簡靜謹斥堠最

不喜疆吏生事徼功賞故所至蠻落畏懐無敢侵竊者忠義亮直白首一節賢士大夫皆譽之謂古名將無以加然公以習知嶺粤情偽入安之故每滿歲輒增秩見留曾不得内徙嗚呼如公之志業使得馳騁西北援服鞭笞必有軒然可觀者而終老于一方瘴癘之域材不得盡其用此議者之所惜也有文集十八卷卒後十年十月葬于零陵金釜山之原惟陶氏世家潯陽靖節先生之後有避地湖湘者公之高祖矩至祁陽樂其山水

而居之今為永州人曽祖蠲祖鈞贈殿中丞父岳以儒學有名仕為尚書職方員外郎累贈刑部侍郎初丁晉公一見公器賞之妻以先兄之子封錢塘縣君生一子通早世取兄之孫同為通後為臨桂縣尉又卒六女子其二人亡其次適邵通裴彦英吳括鄧良臣朝廷以公勤勞南方恩録其遺皆以異等四人並補三班奉職後數年又以同之子世延為借職所以褒勸有功于是不亡銘曰

暨暨陶公將以儒術方嚴而仁敦大而栗公在軍旅謀定其徼出奇制勝釋括于機公在邊圉罇俎談笑民嬉于生士勁而飽鑾戴父母恩信則然有政九郡邑至七年始時邊人取功以鑿公不可欺縮手誰作釋賊富良亦何賀為落落奇語人今誦之惟公之才兼具文武施之四夷霍衛方虎云何弗契一生炎荒瘴谿險徼摧此堂堂天命在上人為在下靈喜煙閣彼獨何者公也不朽有譽有功有詩千篇厥聲無窮

直龍圖閣蔡君墓誌銘

君諱奕字如晦蔡氏宋人也曾大父陟仕為國子博士贈太子太保大父希言軍事推官贈太師父挺由樞密副使拜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贈工部尚書謚敏肅母王氏追封汝南郡夫人君幼端重異常兒異世父故吏部侍郎抗心奇之以之為子補太廟齋郎進士及第除常州無錫縣主簿以侍親嶺外不赴丁母張氏夫人憂服除守將作監主簿罷簽書成德軍判官侍

親知秦州上即位遷大理評事通判乾州服侍郎喪終制勾當在京步軍糧料院熙寧三年詔置審官院主簿君以薦補東院西院吏列房曰闕陛曰磨勘曰差遣一官攷擬房相參互而案牘首尾離異稽留墜散至緣為奸君乃各析為三房隨官品分屬之人大便建言門蔭初調試詩不若試經若律義為有補于政諸路薦舉宜裁限員數資序所謂親民者必歷知縣議皆施行四年青苗助役法出選建諸路使者推行之曰提舉常平倉

兼農田水利差役事君得湖南旣對語當上指遷太子中允改轉運判官領其事是時所置遣多不深惟法意奉宣或繆盩君能親行州縣視其人物地宜度出而賦之入公私曰便明年責其書來朝上滋喜使議司農無以易君者遷轉運副使賜五品服頗采其議可通行者下他路灃邵間所謂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馬氏以來猺人據之號莫搖國朝有厲禁制其耕墾出入然歲久公然冒法又稍招萃流浪君曰省地養叱後日為大患今

變猺為漢無難也開其萌以禍福使為土民口授其田畛為貸助使業其生建邑置吏使知有政如此而已于是函數其說及區畫之序上嘉納其策會令門下侍郎章公惇察訪本路即付其事同君經之檄入其境果大歡從授冠帶畫田畝分保伍列鄉里築二邑隸之籍其田以畝計者二十四萬增賦數十萬遂招懷邵之武岡峒蠻三百餘族户數萬歲輸米以萬計納其所畜兵仗以其地建二寨六年五月上遣使者勞君賜名邑曰新

化安化寨曰武陽關峽遷君太常丞直集賢院敏肅時在政府辭其命手詔不許又撫納卲﨔誠等州鎮蠻族之歸附者皆以補吏因言治新民法宜有張弛願假臣便宜詔可長沙諸邑負茶租田稅積為緡錢四萬請如赦蠲除議全州不可廢乞行保甲法以防盜置錢治衡州以權物輕泉重之敝皆從之敏肅以疾去位乞還君君亦以侍郎後有二子矣數自言遂歸其宗八年再任十二月交趾入寇徙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權桂州經略

安撫司事時賊已陷欽廉邕三州内地城皆晝閉吏民多逃散君至開門曰會賓僚綦酒鎮以暇豫人恃以安去者來歸簡料丁壯戒期自將擊賊賊聞不敢内窺引去乃請蠲復三州完其傷痍老弱皆有所養更軍制之不便者除械峙糧以待王師問罪遂城邕州鑿井三十師至無需不充時九年九月也已而隨軍南行方廣西財力乏而轉餉流行出境所支尚足數月十一月軍駐思明寨聞母濰陽王夫人喪去官其後四十日班師于

富良江而主將以縱賊無功猥曰糧乏坐是奪君太常
丞直集賢院未幾忠愍公徐禧來會軍費上君狀實于
是朝廷知君爲有勞無罪也元豐二年猶監曹州倉米
赴軍丁敏肅喪服除換通直郎兵出西鄙河東餉運不
繼使者皆得罪上特起君管河東轉運判官事徑如鄜
延會王師治運事還部條前運七失遂上因糧摺運法
運夫皆以親民官親督故無逋散分屯軍還或扇揺以
再出稍避匿至聚爲盜亟出牓開諭以道安定之城石

州二寨具舟通道紆阻以濟議河外五堡小而密徙分形勢有警不足守可留平時戍望而已遂大省儲饋轉運使陳安石入對上曰事一委蔡某耶因屢稱奬五年十一月以本官直龍圖閣權發遣秦州兼都總管經略司事儲威積粟休養民力治綱領簡節目而肅于軍政嚴于治盜階州及甘谷城蕃部間出没窺抄君授方略諸將使以奇捕逐皆懼遁去聲實隱然完重一面州南河匯他水歲敗北堤久受其患君增築大堤民不聞役

後雨大水安居無虞秦人德之六年閏六月二十二日
晨出黄堂坐僚屬奄忽感疾遂卒中外之人言人才者
莫不失聲痛歎為朝廷惜之君天資沈明而彊于自修
多識事變有父之風烈嘗言天下事無不可為者遭上
識拔感發奮厲于其造為省而後釋物迎所投節開理
解無迕其間當煩潰艱劇跋谿莽冒暑癉皆夙夜祗力
以身臨之指撝開拓未嘗張皇勞費而妥妥就功享年
止四十四自少慕親側又四服大喪計其在事職裁數

年而其所立如此外莊峻若不可即而中寛容與下論事曲折往返能聽其盡事親至孝與朋友有義與族姻有愛教育侍郎二子所以成就之者曲有恩意内外皆與之俱為秦州奏其長潛管勾機宜文字初登科與兄昕天申同年敏肅位樞密時君使湖南又與兄滕天申分領三路漕事及秦州實繼侍郎之治士大夫夸榮之其配郭氏女封壽昌縣君子二男曰蕃曰芝皆承務郎一女嫁蔡州西平縣令趙伯通孫女一人文集十卷明

年十月七日葬于應天府宋城縣七里村先塋太傅之兆某視君實從母妹之婿而又女歸其子蕃故為之銘曰

遠矣蔡宗肇侯自周以國為氏著于陳留君七世祖稍從宋邱遂有顯人以衍厥流肅肅秦州克紹世緒適時之逢涵蘊弗茹天子曰材濟予時汝有疇必咨罔擇夷阻方盜跳南輒使自楚本根西師往率秦府士飽千巇羌攝吾圍中以誣斥恬無一語亦既昭之天子之明以

右以陟肆底其成車流馬舞方駕而傾槩予善惡不在死生刻詩鑱石以慰諸冥

右司郎中李公墓誌銘

宋忠義憂國之臣李公在仁皇帝時天下平治人習靖佚公固已慨然論事書屢奏及由小吏至大官所歴見四方利弊輒條上經畫大計與他有司議率常公所議可最以國儲未建為慮天下君子小人不辨為憂其言懇至而未始以安危計其身朝廷一時知公為有經世

才逮神皇帝擢士以不次超遷從官吏帥西北遇事益
發憤顧卒以上書論高坐廢嗟夫公之才無不可尤長
于應變其于治道自以為曉然遭世用事未大振顯而
落落不偶至老且死豈非命歟初公為世父龍圖閣直
學士紘所受遺奏以官而推與其孤弟其孤弟詣闕上
書下宰相問狀復官之又不受既再辭官益刻厲好學
中進士第歷官十八遷所至必見稱述在洛川縣原鄉
教大意條著為令屬民讀之民歎曰前時令治我以法

耳今令乃幸教我相戒以無違安撫使調諸郡稅輸邊已而返之感冬大雪勞費不能返者賤直于兼并家公曰他州亦吾民也令過邑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待數日得粟萬石使者下其法他縣在延州夏人以歲次金帛後時移文願毋逾歲暮詔邊吏牒報從之公筆改曰如故事因奏言許西夏者不一而足令聽之啟僥倖傷威重或劾擅改制書公曰郡牒非制也朝廷是公議而猶坐贖在三司會河數決公上河策百餘事異時

州郡類以河清卒應他役歲更調夫若客軍代從事以
不習亡溺者叵計公請增募河清立冗占法遂以不擾
平民請繕治曹村隄防謂河必決此後不二年果決如
公言在廣南儂智高特納款而邕守將蕭注玩寇要賞
不以時撫定公檄注詣府詰責注自詭以功贖罪會蠻
人申紹泰並邊追亡者而巡檢使宋士堯擊之反遇害
注遂為駭奏以聞天子旰食遣使公馳奏無足憂願一
屬臣因條上邊計宜施行十二事劾注奉使亡狀當斬

注坐再貶官頗采漢李固議上宜柳州土丁法因及他州自是得勝兵數萬以時練習戍卒大減蠻賈入乘舟貿易多抵欽廉等州公陰察疑有姦戒所在善伺之公去未幾交入寇邊果以舟入自欽廉興安有靈渠自秦以來通漕歲久石積淺隘設斗門十八里至三十六所命焚石鑿之才留十門舟檝以通邕州置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芻秣不給又折取税米他部公以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建復置和市場以懷遠人實邊廩

募民墾曠土𡡉草薙疏瘴癘之氣攝官差選慮法吏肆為奸公第其名使待除于家毋輒詣臺人大便之方經略府饗士諜言寇至公飲自若中起更衣自草為六牓馳揭境上已而飲如初民吏始囂恐黨匿羣不逞陰洶洶公鎮以無事遂定賊見牓亦以公且得其情逡巡莫敢動即日遣貢方物請命使者至公弗見為草惡具俾將吏接之且諭前害士尭罪未治也紹泰聞之大恐委巢穴遠去初智高平其子宗旦及黨聚保有火峒或出

入省地尚猥衆無所屬前將規討擊幸賞賊遂固守公揣其情移書諭禍福皆泣即遣其子曰新率孥族三百并酋長六十九人以地内屬其後安平州古萬等峒爭効順公因請以恩拊納使受命為國捍蔽在陜西詔以班超傳賜之而公亦雅慕李牧馬援為將故持重總大體前此重兵盡屯極塞冦至與戰則當其盛鋭勝未易決不戰則内無重勢以遏其入公謂本末失其應且兵惟戰守而已乃以善守者列塞上要害悉廢諸小堡而

料善戰者頓內地為援增繕伏羌城令曰寇至守兵深溝高壘勿與鬬寇去戰兵裹糧襲擊之軍中熟公約束常以取勝威望隱然建言弓箭手雖土著而惰于耕宜倣古屯田法率百人為屯聚一堡頗立勤惰賞罰之格使人人加厲自好則視公戰為私鬬計莫此便王韶既以招懷邊羌為事而其族叛攻渭川堡射傷守吏公責韶失計因進兵掩破之嘗奉手詔列攻守方略十餘事其後朝廷所施多公計策太凡公之行事章章在人耳

目者如此至其遇事明達灼見理間危疑繁潰沛然迎解無有留處退而察公聲氣怡怡如不能人莫測也公貌不逾中人志尚高甚前後所上奏及間召見顧問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闊略細故稽古自漢以下不道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攷課法謂古者有命然後為士故士貴今人自為士故士賤宜倣古先命士而後命官在官不遺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嘗言曰為帥有體立功有時慎重當如泰山見幾不俟終日其將邊大

指如此去官百姓遮泣不得行如施予趣入之急甚已事買田數千畝刋名為表給宗族貧乏者至今號義莊興廣南轉運判官劉牧友善牧死後公論邊事盡以功歸之求官其後又以女妻其幼子稱薦山東儒者王建中姜潛以身下之皆至召用杜正獻公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時薦公有王佐才退治居汶陽園池松竹蕭然有勝槩日與賓友飲酒賦詩其文章落落憂思深遠尤喜章奏世多傳誦之葢晚節雖屢黜而志不以故少衰

輒忘朝廷將終猶語客以大河宋塞為憂士大夫識不識皆咨嗟感慨以不究用公為朝廷恨嗚呼然則所謂命在天者又奚道哉公諱師中字誠之上世趙人唐丞相吉甫有孫熅為宋州城令遂家楚邱自熅七世為楚邱人至公徙郓為郓人曽祖壽太子中舍致仕妣鹿氏繼妣張氏福昌清河兩縣太君祖某贈吏部尚書妣朱氏金城郡太君考某贈户部尚書妣何氏繼妣張氏嘉興清河兩縣太君公閥閲自并州推官以龐丞相薦知

鄜州洛川縣事又薦除太子中允知延州鄜政興元府褒城兩縣改管幹鄜延路經略機宜事由太常丞遷博士通判澶州繼丁内外艱除喪知臨江軍為三司渠司幹當公事拜尚書屯田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權經略事就除轉運使轉度支郎使郡知濟州英宗即位遷司封祠部郎中辭疾提舉兖州仙源縣靈宫太極觀遂知州事神宗即位轉度支直史館知鳳翔府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郡轉運使改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

遷右司郎中坐與詔意異奪職降度支知舒州復右司
歴知洪登齊三州復待制天章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
州應詔上書貶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稍徙單州復
右司郎中分司南京再提舉仙源宫觀遂以疾終實元
豐元年四月七日享年六十六夫人王氏樂安縣君四
男修登封縣尉卒价左班殿直倆濟州推官伉將作監
主簿三女長嫁供奉官宋玠次許嫁進士劉澤次幼孫
男幾人公文集三十卷奏議二十卷以某年某月日葬

于鄆州須城縣某鄉某里銘曰

李實顯姓肇祥自聃牧君武安膺尹河南太尉相唐德修有子八世至公文武是似仁祖烝哉感格以言神考烝哉顧倚于藩公蓄不窮仕也孔構而以才屈于是歸咎汶山巘巘其水洋洋委蛻在是公則不亡

宫苑使閤門通事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易字悌卿姓王氏開封人曾祖知緒贈左武衛上將軍祖繼凝皇祐騏驥使宜州刺史贈左監門衛上將

軍皇父元慶內殿崇班贈左武衛大將軍公乾興初以祖任為三班借職十五遷官至宮苑使其四以泛恩一以功拜初巡雍邱襄邑河秦州催綱已有能名為麟州兵馬監押塞上無事官吏多宴集公每閒起登樓堞省防備或以為過公曰並邊其敢亡警戒乎康定初召試策藝以本官授閤門祇候為鄭州原武三縣巡檢河中府八州都巡檢使未行改涇州駐泊康定中夏人來寇與官軍遇于好水川公逆策成敗謂宜持重主者不省

廹使出戰公以二千人當萬衆而伏兵起其後臂函交中流矢俄休其衆據小山身先趣戰横戟疾呼人競致死敵騎遂卻多所斬獲是時大將失律故公之功不復明宣撫使忠獻韓公言之除儀州制勝寨主知乾寧軍慶歷末歲大饑河決商胡軍當下流前無隄防水暴猥至環壘幾沒公親慰恤其人與同休戚晝夜督吏卒防塞約以軍法既免墊溺遂奏發粟以哺困餓濟活甚衆因起大堤城南至今賴之使者言狀遷西頭供奉官再

任俄充契丹國信副使以益利路兵馬都監知利州皇祐初廣源儂獠初平逸其酋智高或言轉刼雲南將寇兩川入大驚譁公泰如平時綏輯慰勞兩路恃以安而密飭所部嚴繕守禦未幾文州蕃部王仰束掠邊地以備素具民不知警賊誅就移河東沿邊安撫契丹侵爭失地公詢耆俗按圖記得其實移文核明之契丹詞屈服奏弛府州酒禁用安撫使故相龎公薦除閤門通事舍人改河北沿邊安撫前時疆臣類喜生事得細故輒

張之徼倖以市功敵出巨舟數十往來界河欲造端爭
產公但授方略將吏使謹備之徐遣人諭以利害逡巡
皆引去以高陽關路鈐轄知冀州會英廟登極大蒐兵
伍故事三司用未足率假民以應卒旁郡有立威將誅
豪右以竭私藏公能第次其力隨所義入之冀人尤德
公以此也歲滿歸高陽又知廣信軍俄選為益利路兵
馬鈐轄特遷皇城使以母長壽太君郭氏高年並辭之
改定州路坐前任獄失移滑州鈐轄未幾改知趙州丁

長壽喪解官卜居衡州服除遂不復出仕元豐四年十月四日以疾卒于河南澠池縣令其子冐之官舍享年七十八公篤于忠義而恬和簡重居官明以燭理寛以盡下志在寧人利物而已不樂為皎然近名者故所至人安樂之尤審知人凡薦者三百餘員間閑流言而恥自訟竟未嘗有為累者諸公前後薦其才者數十百人博知書史尤喜莊老能用其説以自治至于吐納導引得養生之妙晚節間居益淡泊不屑世故十餘年間蕭

散閭里自適以享壽考臨終恬然無怛化之變嗚呼公之所自得者豈少哉其可以無憾矣公娶劉氏封仁和安吉縣君先公亡一子昌也孫男女七人遂以卒之明年正月乙酉葬于衛州共城縣處賢鄉之原公之爲冀州某其屬邑令也于是前葬昌來請銘爲之銘曰
或于功名鑿取以奇公在疆埸入無憂危歷政有惠所去輒思不累乎物廉靖粹夷保和貴真以正壽命後將求公斯文有訂

忠肅集卷十二

忠肅集卷十三

宋 劉摯 撰

墓誌銘

贈諫議大夫西門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姓西門氏其先魏令豹有善政于鄴歷戰國秦漢子孫遷散其譜不叙公六代祖自邯鄲以其家避唐亂于滄州之無棣稍徙棣州之厭次今為厭次人

曾祖某祖某隱居鄉里父某以經行為鄉人所尊公皇朝景德中明法起家萊州司法參軍再遷儀州華亭尉丁父喪服除以勞遷商州商洛縣令瀛州景城縣令丁母喪服除為冀州南宮縣令以疾去官明道元年某月某日卒於家享年七十三公以法進而寬平毋害萊守苛深嘗有强盜欲寘之死使高賦估公閱案請估依犯時持議甚堅會使者在郡守語先入交以責公公益不屈二囚遂不死華亭極塞蕃漢雜居多盜公部督追胥

教以捕法賞募惡少使與出入致其情雖劇盜必得之
終公去邑人輿警商洛有兄弟訟財引其父為左公戚
曰所貴乎人者為其有恩也今何以自別于異類雖然
豈天性本然哉利蔽之耳姑歸推吾言思之于是相
與泣于庭曰某昔小人今而後知利心不足以移親愛
實自長官賜之拜而去一邑感動前日之父子異居若
親在別産者于是皆合渭水經邑可溉而民不知用公
親相地形率並水居人為圩堰溝塍使之殖稻教以灌

引蓄泄之法刻其法于石田歳增溉皆為沃野民頼以無飢景城地平而素無水防天聖初大霖雨公曰前幸河安流今偶有一決吾民其為魚乃白州預為堤上下謹曰無故勞民非是公曰請三思遂調夫二萬横起大堤二甫半水已大至躬晝夜趣成之邑頼以免南宫既疾戍勸以致事可得叙官于朝公曰病不能事又意于利是欺也亟移告以歸公淳茂其利人之事出于誠心故所至有惠政人愛之及更代往往遮馬久而得去

仕三十年當官行已不問人之知不知所謂通塞未嘗以經意徘徊小官無不足色其行事雖古所稱循良吏者不過如此以子故贈左諫議大夫初娶王氏再娶高氏封渤海縣太君後公十年卒子長男儆次介累官尚書屯田郎中及二女並已𣳚曽男女若干人公没後若干年諸孫塟公于某所爲之銘曰

有以愛人有以直已誠故能化忠故弗詭世所覲慕雖不熠熿有政積善施于孫子刻詩幽宫令聞曷已

正議大夫致仕龔公墓誌銘

公諱鼎臣字輔之姓龔氏世為淄州高苑人至公改葬其先于鄆今為鄆州須城人曾祖倫祖凝皆潛晦不出考誘表舉州武陵縣令累贈特進妣羅氏務氏贈淄川千乘兩郡太君公實務夫人出幼孤自立擢景祐元年進士第為鄆州平陰縣主簿始至決田訟之久不決者疏泄瀦水得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舉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故相梁莊肅公杜正獻公繼為州

事皆大愛重薦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兼治
事前時賦民車運鐵人大勞費公至罷之正獻嘗語江
休復曰龔旅無氣和而直宜深交之從彭州濛陽縣轉
秘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密州安邱縣轉太常博士賜五
品服知渠州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州故僻陋無學者公
請于朝建廟學躬率邑子為生以時釋奠退而講說立
課肄之法人大勸化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公召還
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始在萊蕪大臣薦試館職以善

石介不召及安邱秩滿上策二十篇以賢良方正名試秘閣又以不合報聞議者大為公悵然朝廷寖知公遂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公亦感遇自奮以言任責搢紳翕然推重論奏中人鄧保信罪狀言䕶安靜年未五十不可為押班董淑妃賜謚非是三司開封請法外斷獄率直可之願先付執政參審稟畫凡大禮赦請准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為姦者宜著為令兖國公主與駙馬都尉李瑋忿爭瑋坐謫外仁

宗臨朝不適公引睽上九義勸上少鎮安之待其疑亾
則志適矣已而果復和如故上喜曰如卿所言嘗請遣
親信近侍以君臣父子大義趣諭皇子入侍尋兼管國
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公體
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衆除北朝正旦使公奏昔契
丹犯淄青祖父母兄姊皆見略義不忍往許之詔後子
孫毋免焉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
服轉吏部禮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

銷冗兵蕃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姦暴鬻鹽市馬皆罔
上謂昭陵宜儉塋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稱先帝意
屢請英宗延訪臣下親決政事上疏勸皇太后捲簾還
政是皆人所難言者蓋公前後在言路闊略細故至大
事無顧忌必言之其言優游不迫不緩平心擿理務使
人主易聽而已恥爲表表買直近名退亦未嘗以語人
故其事多施行而世頗不知自公發也改集賢殿修撰
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徙江寧府轉戶部侍郎判太常

寺兼禮儀事判吏部流内銓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留

滯公奏易為門謝辭至今便之其後議明堂配享及王

丞相判公坐講事益不合求補外以知兗州是時遣使

方田其法物色土宜為十等以均地稅而使者所辟置

意倖功賞田既不得其實而概取稅之虚名詭額及常

所蠲者加入舊籍劫制州縣上下騷然公曰歲有重輕

均固可爾今增之非朝廷本指也獨不肯增人危公公

卒以州籍常數均定兗人至今德公或論公八年不遷

官特改吏部又求閑地提舉西京崇福宮魏國公忠獻韓公曰端良之人皆喜靜處龔君心不營祿祿亦不及秩滿再判太常寺再留守南京轉太常少卿陛辭神宗顧語移時喜甚曰入言卿德而精明如此行用卿矣公頓首謝時河決曹村流民無所屬殍死道路公勞來賑拊歸者不可計使者奏狀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又遭北方歲飢活流餓視南京滋多官制行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今上即位轉通議

大夫遂以正議大夫致仕公道學文義內外絶美事上
應物一以不欺及退居里舍著書講誦澹然自樂門生
弟子造請質問從容相對曰以爲常鄉人有善孜孜稱
述惟恐不聞其有不善則召而告之矜戚見于顏色其
人至感泣自新以是鄉里無貴賤少長歸心焉公好學
出于天性既以經行顯名朝廷雖有任用涖劇煩亦未
甞輒廢書至老學益深行益粹可謂一德有始卒者元
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七兩夫人

李氏都官郎中之女追封贊皇郡君某氏光禄卿希仲女長樂郡君子十一人男祥權濰州昌邑縣令先亡犀開封府攷城縣主簿羲林州録事參軍女嫁宣義郎張仲适殿直張景山餘早卒孫男女十五人公有東原集五十卷諫草三卷周易補注三卷中說注十卷編年官制圖各一卷其少以諸生從公學又以應天府官在公幕下公之見知甚厚而諸孤出公遺命來請銘將以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葬公猴城之登賢鄉特進公之兆次

義其可以辭乎爲之銘曰

佩佩龔公令德之世光祿耆老水衡循吏公言正直皇

則好之糾繩左右是是非非以天行止疇尼吾志歸善

一鄉士知法義魯兩先生徂徠泰山門人達者公得其

傳惟深斯水惟厚斯岡凡我鄉人敬公之藏

朝奉大夫致仕梁公墓誌銘

君諱師孟字醇之錙川人曾大父昭懿大父邈試秘書

省校書郎父肅大理寺丞贈中大夫有惠政于閩閩人

思之至今生兒有以渠為名者君方童時吳文肅公一見奇其秀穎使為詩頃刻輒成大異之年十八冠鄉舉名數籍甚諸老先生喜為推引嘉祐二年擢進士第調沂州費縣主簿遷邢州龍岡縣令丁母憂起為相州湯陰令文肅薦其才擢國子監直講熙寧二年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太學策諸生有對語病新法在高第者大臣怒盡出學官補外君簽書淮南節度判官事轉秘書丞太常博士元豐改官制換承議郎通判隰州賜緋服轉

朝奉郎今上即位恩遷朝散郎遂致仕以子登朝經両

郊恩為朝奉大夫階護軍元祐六年十月十八日以疾

終壽七十二君彊毅篤實少刻厲于學老不輒廢慱知

古今論議以忠義為主其文詞雄深有氣樂善疾惡出

其天資視世事有弗可于意者感嗟痛嘆至或流涕不

能浮湛俯仰故與世齟齬而世亦卒不得君用雖有窮

蹇恥以一毫近人居京師七年未嘗造請初天下轉運

司辟置管勾文字官河北以君名聞于格不應詔特從

之而當路者亦頗欲因是近君君不顧也其後中執法有聞君之名欲一見之薦以為屬者朋友更勸往見君曰士而自鬻何義也卒不往方時天子慨然求治更造法令拔蒐人才宰相大進退天下士士皆奮待同爭前恐後君獨顧慮逡巡依流隊牒碌碌以老暨二聖在御振用淹滯而知君者六七要人皆同時在顯處爭欲薦用之或抵書勉其出人亦謂君且得志無疑而君笑曰吾與世不諧老矣此而進是持平生為今日資也亟謝

事而去時年六十四于是識者知居非苟為異以取高
當世者晚節居鄉里自號般陽居士觀書賦詩蕭散自
得鄉人親敬之前夫人李氏竇氏故尚書都官郎中丁
職方司員外郎緘之女追封真定中都縣君今夫人仙
源縣君王氏北部員外郎孝和之女子三男先朝奉郎
充青州臨淄縣尉乙舉進士二女嫁隰州永和主簿董
昱沂州司理參軍李翔孫男女六人文集二十卷卒之
明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于萬年鄉零召村之原二夫人

祔予故善君也先子是來請銘為之銘曰

嗚呼梁君學無所不知也行無所不修也謂無心于世乎服膺降色其見善也援手齗齗其闢惡也謂有心于仕乎不攙乎上未老而歸也嗚呼士之于世合則從不合則去進退之正也然是猶為在人者也乃君時可以行而自止拾之以道而不來非在我者畫蓋不能也嗚呼梁君剛不屈者也能行其志者也

侍御史黄君墓誌銘

君諱照字晦甫曾祖餘慶祖深皆不仕考禰贈尚書職
方員外郎黄氏世家長沙益陽縣其後徙江陵今為郡
人君登慶歷六年進士第除歸州司理參軍移岳州華
容縣令至之日遭歲大飢亟諭富人出米繼發官廪以
哺流餓蓋活人以萬計邑西有田數千百頃皆腴田也
而旱燥秋潦民棄不耕君築堤置閘以時啟閉之遂常
為豐歲楚俗死者焚而委其骨于野君為訪諭使收瘞
至輟俸以濟之小吏敏秀可教者授以經業多至成士

民之輸賦于府者有洞庭之阻囘險淹費君請受之于縣于是上疑下誹而君亦自信不易其役遂以著令改著作佐郎知道州江華縣事靜民成物益用愷悌以祕書丞通判桂州遷太常博士嘉祐六年詔遣使人分行天下以寛民力而君當使廣南受命明日即行奏蠲偽劉以來丁米民始不以多男為患父子始不以避重就輕相去廣州增外城人為不寧君䟽曰無故起大役非所以綏邉且城議有三臣請詰之其欲依海者海旁之

地不能尺則及泉矣欲撤室廬者城本以保衆而顧可先毁其居欲即于城東劉氏故城者其地荒陋多瘴氣豈便民之意皆非是詔為罷其役朝廷第使者之狀君為諸路最英宗即位拜尚書員外郎故唐質肅公辟從太原機宜府改都營福建轉運判官治平三年用令參知政事王公珪馮公京致政范公鎮故侍郎彭公思永前後薦台以為侍御史行次衢州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四居性端敏治身立事皎皎不妄以才遭

時其小者略已有試而已能如此其大者朝廷方將闓之世方待其有軒然可觀者而君既亡矣豈非所謂命歟疾革猶扶力占疏以極論當世事嗚呼斯可以見其志焉爾仕二十年不為私計賙族人之孤窶不能嫁娶者十餘人好文嗜詩類數百篇曰漫為集初娶陸氏再娶王氏封德安縣君子六男友端友聞友顏友益友諒友直皆舉進士一女歸殿直栁棨某先人嘗從政于江華後二十年而君至事經先人所畫者一皆循用吏民

莫不以使安德君而至今歌思之有前劉後黃之語今上熙寧四年友端使來乞銘遂以七月十二月初九日葬君江陵縣龍山鄉水青里銘曰

士難者才時或不以二物之會十百一兩亦既有之亦又適止方驅而顛胡自不俟嗚呼艱哉誰詰斯理刻詩幽宮以慰千祀

職方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君諱樞字應機咸平四年進士及第除蜀州推官逾年

丁父憂服除再為（原本缺）州推官真宗東封君督治道視他州為謹辦車駕過有褒言因詔使扈從及還京師特改大理寺丞又五遷為尚書職方員外郎歷知越州蕭山縣渦州常城縣同舉者監在京百萬倉坐不謹火禁謫監真定府酒稅通判鄆州知雅州以天聖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官享年三十八祥符景德間四方爭奏瑞物被賞蕭山芝生縣庭吏民讙夸願以聞君曰吾方嫉世之因緣偽欺以徼倖者顧忍自為哉因謝止之方

是時宰相晉國丁公權傾天下雅知君嘗薦君才數欲提之皆逡巡以故引避其後所附者多得罪遣嗚呼臨義利視禍福不以動其心而不失其所擇非明識信道疇克卓立有是哉君之配張氏封清河縣君鄭氏滎陽縣君六男子曰察曰字曰寀曰寘曰實曰寅察舒州望江令寘舉進士授河南府助教四子皆服儒五女嫁士人其六子亡者五人矣君卒後五十九年當元祐之丙寅寘始克塟君于鄆州須城縣登庸鄉之原實閏二月

十有四日壬寅也李氏上世為趙郡著姓攷其譜緒蓋趙之廣武君後也仕唐末為殿中丞曰穎者于君為曽祖殿中生廷韞任石州刺史石州生君之考曰戩贈尚書刑部侍郎自五代之亂遷徙居鄆今為鄆人銘曰仕不顯志則彊壽雖嗇名不亾歸矣新阡萬世之藏

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梁公墓誌銘

公諱𠊓字夢符姓梁氏其先襄陽人曽祖諱處厚以高肯雄鄉里好義致客賢士大夫多膚友之祖諱湛并州

録事參軍考諱錫巴州軍事推官贈職方郎中妣沈氏
仙源縣太君公天聖五年以名進士起為慱州軍事推
官守倉政不善公告以理又告以福禍皆不用後守果
敗再調兴州團練推官江上夜覆舟提家人投舍民家
明日主人出百金為公裝卒不取至自裂衫裹赤兒懐
去緣牒旁州還偶重獄將決覆之有疑亟白州為上其
狀得不死與司理參軍雍規攷同滿皆缺一薦者使者
薦公公曰規同年進士而其母老願先規以故復為武

勝軍節度推官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長水縣敢豪猾一人抵法邑大安治慶歴中契丹每入邊以選通判雍州事守者欲大新城櫓賦之民公曰乃先擾吾民乎持不可未幾契丹泛使至用故事以通判護其行素狂嫚難肅以公體制嚴重㫖帖帖進止無輒敢譁已而徐示以恩困盡得敵所以遣使指飛奏之接伴者既交使是夕其衆遂大肆從有司需索百端郡邑困之皆服公以為不可及敵使入朝進其國書仁宗顧宰相曰一

如梁其言使愕并開所欲言不敢發徐曰小臣妄刺臣
國事于是言者以雄州用通判非是而接伴使從不戢
敵恚公形已亦曰不當先入其私所問朝廷規安其心
乃徙其守滄州公德州改秘書丞居數月通判大名府
程文簡公琳方居尹與轉運使張公昷之以氣權相睨
不安以公張所辟疑陰為其用公以誠心事二人無所
左右循事議理是非必盡久之通其所閡二人卒相歡
以公為長者騎士缺馬久或匿名以書告反狀文簡驚

莫能知何公曰是不足慮小人意在馬爾退如平時稍

因事籍馬盡補之果無事用安撫轉運使薦知深州遷

太常博士知雜事御史言公才堪御史上曰是嘗接蕭

偕者吾知之矣偕前日契丹使者即召為監察御史中

外以為得人俄出使制獄以疾力請補外知磁州是時

兵臨貝州調發救援毋先期會優詔褒之前此在大名

轉運使以冀州妖人李生獄屬公李生既前死獨刑其

餘有差號稱詳平至是李氏怨怒生父單妄言生不死

有中人故仇轉運使頗居中訌其事遂付御史獄鉤挍
雖力卒不能變然皆以吏議挂之宰相畫時旨奪官同
列奏留以爲太重中丞翰林亦更爲論辨猶貶秩秘書
丞監衡州稅未赴改唐州頃之復爲博士通判汝州移
襄州皇祐祀明堂恩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復以殿中侍
御史召時議開六塔以行大河公言驗民逆水非徒無
益且有後患卒如公言奏罷張堯佐宣徽等使唐質肅
公介以言事貶嶺南隨以中使公言陛下愛介故遣護

之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致疑乎上曰誠不思此亟為還中使改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開折司出為京東轉運使前時類進羨贏償還以故東方財屈公言民困敝不可復願戒諸路毋得進羨財凡三司横有取輒還其檄因蝗災請以米募人鑿取其種地中對以斗斛其孳既易殄而方冬春艱食又可以補民其役遂著為令州郡所餚一切不取轉侍御史還臺請裁任子令謂當自宰相始俄已辭言責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

襄州賜三品服改邢州轉兵部嘉祐四年五月十三日以
疾卒于州之正寢享年七十公性孝悌數歲失母職方
公再室趙氏柴氏公事之皆以謹慎聞而兩夫人尤篤
愛公凡親疾無晝夜侍側醫雖遠必徒步自致之後繼
居喪哀疾毁瘠有以過人學問本六經于文章喜司馬
遷班固其落筆必雍容渾灝有作者風致為名輩所推
居官以鋤强梗養善良為政其敏發以静下不見其所
以為而吏莫得動故所至民惜其去遮哭不得行去以

猶思之吏御史三院彈劾無所顧望姦權斂懼朝廷為
尊嚴其言順不迎上直不媚世皆出天下公議尤喜論
人物每對從容指别善惡所當用不用未甞以小是非
名目士大夫故其言多見行而世或未有深知者也夫
人劉氏魯人封壽安縣君勤儉仁愛治家有禮法與公
同寒苦至進顯無慍喜色後公二年十二月一日年六
十六以終六男子寿殿中丞集賢校理餘早世五女子
適翠堂張景真范導道張伯卿席延年孫男女若干初

公愛鄞將徙居之于是肅下熙寧十年舉公夫人之喪以八月某日塟于須城縣某鄉之原銘曰

梁公侃侃常厥德踐取幽眇如今昔有彝其文爛雕織有邑其鳴表羣翼克施有政審則釋物物迎刃莫吾逆蒐拔良禾善使殖濟明以恕民不亟儀曹御史治百辟有或護側殺以聖臧謀良言帝嘉得緩而不迂切不廹視大義利正趨擇進斯有禮退以色妥妥陛級循寸尺終民莫得被大澤孝子作龜沒之兆泉深壤厚惟墨食

公燕順祥兆幽宅詩以詒之罔窮極

屯田員外郎蔡君墓誌銘

君諱天球字粹夫世為宗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陟祖贈尚書祠部員外郎諱希顔考尚書屯田員外郎贈都官郎中諱極妣萬年縣君李氏君慶歷六年進士及第為宿州觀察推官會歲荒民飢詔所在選官賑哺君所活數十萬人以功補近地為澶州節度推官數以義理劘正其上官無大小不直不已有能名丁父喪服除調

亳州觀察推官時陳恭公罷宰相判州事嚴峻少所與
獨善君薦其才可用人請越常次改官許之矣俄丁母
喪服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監杭州樓店務英宗即位
遷省丞知蒙州不鄙其民為立學校開以教化人人嚮
勸轉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拜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乾
州轉都官熙寧二年九月二十日以疾卒享年五十五
夫人張氏故天章閣待制盈之之子封長安縣君九男
子皆先君夭一女嫁橫海軍節度推官凌浩始君學于

徂徠先生石介年雖幼已卓卓有聞于吏治敏以達在嘉州躬攷覈版籍得隱稅積錢至百萬監司言狀請賞君君曰是固不足言功誠因此得推法天下庶乎為有補爾代還又上書言二廣荒遐州縣蓋有不足置者勞斂遠民而公私亡所利議者方愛虛名甘實患非是未幾詔諸路併廢州縣以寬役省費而三司亦置帳司立賞罰以專鉤會矣由是以觀君足以知其欲有所為而其智能宜可以為今日用方天下興治以因任為事君

之從父既以勳業進樞府或在侍從諸子弟又與士大夫爭奮其材以赴功名人樂道其盛而君于是時獨不少待嗟夫其命之不相謀也初仲弟析產君不敢以與其兄之孤以故貧而父兄猶在殯每日廉約營精調度方將及葬而已亡且與子嗟夫君志之不就多矣其可哀也于是以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并舉君葬于末城縣三陵村先塋之北實其夫人經治之所著易論十卷孝經二卷雜文詩百餘銘曰

有輝其實亦厚我期坦坦以御孰償其𢈔不在其身或以承之云胡善澤斬焉莫詒萬世共盡夫亦奚悲冥冥可作慰以銘詩

刑部詳覆官朱君墓誌銘

君諱述字傳道姓朱氏其譜曰七世祖端生鄂岳廵官頤頤生尚書户部郎中起起生比部郎中祕祕生君曾祖江陵府當陽尉祿光贈兵部郎中當陽生翰林學士昻仕真宗為名臣贈吏部尚書翰林生虞部郎中正蒙

贈兵部侍郎君虞部第四子也初以廕補太廟齋郎皇
祐元年舉進士中甲科除荆南節度推官避親嫌換鄂
州觀察推官丁母夫人駱氏喪服除調并州推官安撫
使故相龐公辟掌機密文書後從定州以疾免復用大
臣辟為大名府推官俄召為刑部詳覆官治平二年五
月十四日年三十五卒于京師君九歲即喪其父哀慕
如成人家故大族君雖幼而于屬尊每時節當諸姪慶
拜能各為禮意以接之有年長數倍者立其前不敢懈

性高明疏達儀貌秀揚篤志于學好論議讀書不從世入蹊徑務求其精微至于自得之而後已故其疾革神奪矣猶能誦其書累日至有終篇無差者與人交有情文而不失于正視世故若不足以經意察其事至而應之者每當其理尚氣節臨利義知所擇族人買婢有攜稚子求并售者君疑以詰至再四曰實樂氏華亭尉高陟妻子也夫亡無以朝夕思此以苟生君感曰陟雖不識而吾同年得科名者也亟命留之為具歸貲家人發

空橐笑示君君曰有竭吾力而已至貿其帯鐶得銀數兩及[illegible]家人服物既而今參知政事馮公故翰林學士沈公皆同年相與義之助以錢遂濟其行龐公去定州代者武人不善君故謝病以歸僚友更諫之不肯留或謂數日考滿當改官君曰以此易吾心是謂屈身以徇物豈所謂義哉既去貧乆困甚而處之自如其配王氏故相沂國公之從孫有賢行生一子修平熙寧七年君兄之子提點湖南刑獄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初平謂其

曰吾少孤所以教之學視以為休戚而終始成就之者實吾叔父之德常懼無以報稱將以今九月某日塟于龍山鄉某里之原子其為之銘某嘗游趙魏閒又從事江陵得君始末士于生死蓋不足道獨悲君質良材完所以修為厲飭之又如是天生之宜若有意者然不少寛其年使有見于世而死之速何謂也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或然古聖賢以為命也朱氏上世有仕唐為治書御史者家京兆之萬年昭宗末避亂其族南徙自翰

林顯于本朝而卒葬江陵今為江陵人君能詩清麗有思致集賢君挾類之得百餘篇行于世銘曰

學明志傑才揭揭兮巍巍其秀爽以發兮不畀以賓遇孰壽兮詩遺于後慰幽穴兮

贈朝請郎楊君墓誌銘

京東轉運副使左朝請郎楊君康國狀其先君平生持以來請曰楊氏魏人世澹泊隱居大父以行義教其五子鄉黨皆稱為善士嘗語人曰吾之業所成就孰與金

背多哉先人實中子事父母接兄弟以孝友聞既孤捐其家所有以委兄弟一毫無取出讀三墳書得所謂養生治病之學精通而善用之喜曰此古聖賢事也樂以其術濟人多有功性仁好施修于䀌人而啇于自奉有貸取弗償輒折券不問鄉人益以為長者敬而賴之以大父所以教子者教諸子而康國遂得由進士竊禄以奉榮養熙寧十年天子親郊以恩封大理評事致仕其後侍奉衢州以壽終于康國官舍實元豐七年七月十

七日也享年七十三康國既免喪奉母氏壽安縣太君呂夫人復出就禄迴惟先人啟手足之時語諸子曰鄉里今並河可廣吾于衛也甚樂其土風瞑目後其歸我此地康國奉治命卜衛之共城縣楊呂館其鄉之原將以元祐八年四月日奉大事康國由負賤輟耕讀書豈自致及此實先人種德所詒惟先人之德弗顯于生矣冀不泯于後者顧不在君子之言以銘其藏乎敢以請嗟夫士之立于朝廷者類得以天子之爵歸榮其親非

特以慰其為子之心而天下之為父母者勸矣惟君力于為善陰德所儲雖弗振耀于世然教子之功卒獲其報而身享之晦之有顯茲孰加焉今其子由御史諫官出奉使指議論政事為朝廷聞人孫曾蕃衍以學為業嶷嶷有立則楊氏之顯可以勸者滋未艾也于是不可以不銘君諱整累贈左朝請郎父諱懷德康國君仲子康元康民與幼皆亡孫男十六人挺三班借職餘舉進士女六人曾孫六男十二女銘曰

共山淇水土厚俗檄人擇其生我擇其死志則無違惟是有子善非期報要毋怠止

承務郎李君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李公有高才大志仕先帝時嘗顯矣晚坐言事再奪職死謫中吾誌其墓曰公才無不可尤長于應變其于治道自謂曉然所以深衰其既遭世而不合以死者也沒後十年其子上書闕下追訟其忠章至十數朝廷矜之詔復以待制告第其子即君也君名侁字

常武見其父志不就退廢則竭力家事疏園治植花木究所以為親娛者母王夫人抱沈疾服勤侍藥衣不解者歷年前後持喪盡禮毋違君既以名臣子篤于忠孝而所上書文義怛惻益知名矣然澹于榮利雅無仕進意幼以父任得官逾四十歲家日貧乃始起調單州監酒從辟改鄆州再歲以疾卒元祐八年五月三日也年四十六娶孫氏二子舉進士曰周南登科為魚臺縣主簿曰召南一女一孫尚幼君好學博記誦于書通大原

不從槩子畦徑生不見喜愠接人無厚薄中所識判然風韶閒遠嗜好古雅學鼓琴書字精于隸有法尤工為詩取離騷陶謝古體師之有集十卷先進長老及其父時賓客咸與之交女兄嫁宗玠玠戰死家寓鄜州躬往力致之歸朝廷録玠後及異姓玠家以周南列奏中推恩既下君辭不受也兄偁死官太原又疾馳護喪歸塟哀感道路治家妥妥有法善于兄弟嚴事寡嫂嫁妹及兄之子數人喜賙窮厄即以八月一日塟于鄆州平陰

之先原初吾臨其喪二子伏曰先人受知厚願得銘詩以終賜哭甚哀無以辭也惟君嘗有言曰為善行已士之道當然也世之有作以近名惟恐不皎然者竊嘗惡之然則凡今所書在君志皆為不足道念不書無以示後而慰其子也餘所當詳見天章公墓刻云銘曰

鉄然如不能其德之成賴乎其無競其中之明畀之以充覆之以傾胡悟諸冥付壯子從先人惟永寧

清海軍推官呂君墓誌銘

治平中予從事江陵僚友呂君者君子人也曰羣居幕
府人以君寡言不表飾多易君君退然坐自如獨予察
君非苟然者居久之與人益有意事不諱而治使抱文
書次至君則摘閱反覆小譔必得之府無失政多君是
賴人乃大親服而與予相好至三年先後攷滿蓋無異
初相從事也後十八年君之子仲敏抵書于予言先人
捐館貟不克葬今始卜葬惟壙中之文敢敬以請昔者
雅多君行義今嘉其子之能大事乃論次其終始按君

諱昌辰字伯熙起居郎龜圖之曾孫宰相蒙正之孫光
祿少卿務簡之子以世父廕調和州歴陽漢州雒縣兩
主簿徙江寧建寧令父喪不之官服除調萊州推官以
舉者死不得磨勘還判南推官又補商州坐州將累免
以山南東道推官知金州石泉縣改清海軍推官知桂
州修仁縣某年某月日以疾卒年六十一君生長貴家
而廉約刻苦甚寒士性靜慎好學無競其中善之惡之
不可欺而公謹繩墨不為皎皎吏民宜之上官應謁則

往謁不肯閒見無意于人之知不知家極貧不以一毫取人人亦不可干以私死也至無以斂蓋其節如此夫人劉氏繼卒于男六人仲敏今為通直郎知鄆州陽穀縣仲履仲棐舉進士第餘早死女一人以其年月日葬其所銘曰

不知而慍以得為賢人無異趣君獨不然以節自終遺子清白君子無憾歸此安宅

忠肅集卷十三